

湖头条

听蝉

刘同俊



蝉,是法布尔笔下的精灵,是历代文人墨客笔下的知了。我喜欢蝉,更喜欢听蝉,听它那激越的长歌。夏天是蝉的季节,就像春天是少女的季节,听蝉是一种美妙的享受。

清代袁枚诗歌《所见》咏道:“牧童骑黄牛,歌声震林樾。意欲捕鸣蝉,忽然闭口立。”此诗道出了蝉鸣的高亢和童子的捉蝉雅趣,我的儿子也如这牧童一样喜欢捕蝉,但每次捕蝉之后总是疑惑为什么有的蝉不做声。原来,不做声的是雌蝉,鸣叫的都是雄蝉。

夏天的清晨,天气微凉,树梢有一些寂静;此时,蝉声隐匿。待到一束束阳光渐渐爬上窗沿,犀利的骄阳正盛,蝉声便四处响起。一开始是点点蝉声在林间的某一角落起伏,再是成片的蝉声,最后便是整个世界肆意的蝉声了。天气越热,环境越嘈杂,蝉声越响亮。

我总觉得蝉的世界也如人的世界,一只蝉是沉默寡言的,多来几只蝉便凑成了世界。而且,蝉的世界也是充满竞争。一只蝉开叫,另外的蝉便随声附和,乃至比一比谁的嗓门更响亮。就好比超级女声,越唱越响亮。而每天这第一只开口叫的蝉是

蝉类的领导吗?

夏天是一个慵懒的季节,人是非常容易沉睡的。夜晚,天气闷热冒了许多汗洗个澡吹个凉,不知不觉已是深夜了。那些喜欢打麻将的男女雀友更是睡得迟缓,甚至挑灯夜战,哪里顾得上时间的早晚?于是,蝉成了闹铃,在早晨准时报响催促起床,可比乡间打鸣的公鸡。

睁开惺忪的睡眼,洗把脸刷个牙之后,便到单位上班或到早点摊去买一些餐饮回家。下楼的时候,蝉声便点点滴滴充满了小院的天空,人的脚步还是有些打颤,还是夏夜休息不好的缘故。等走到街上,满个世界遍布飞扬的蝉声了。一脚深一脚浅拧着吃食走回来,院内的林荫在夏阳的暴晒下已是饱蘸了浓郁的暑气,身上开始流汗。而精巧的小蝉却不知炎热,或是太知道炎热,便将身子爬到树梢、枝丫和凡是可存身的地方。蝉扯开嗓子尖声鸣叫,犹如泼妇一般放开了手脚,叫的耳朵都起了茧子,叫的人身上似乎都长起了红红的疙瘩。

但振聋发聩的声响也并不使人厌烦,蝉是那样俊俏可爱。褐色的大知了是它们中的大英雄,身躯庞大,叫声也犀利一些;翠翅长身的知了长相伶

俐,叫声也相对委婉多了,就像是三月淅淅沥沥的小雨。这一大一小两种蝉交叠唱和,一会儿是潺潺溪水往下流,一会儿是倾盆大雨浇灌而下,一会儿又是高山流水相照应,但总是使人百听不厌并精神为之抖擞。

人暴晒于户外不可太久,只好信步上楼回到宿舍。蝉声依旧如影随形,上楼梯的时候蝉声在腰间,开门的时候蝉声在门缝,坐在椅子上蝉声在椅脚,躺在床上蝉声就在窗帘中。透过卧室的长窗玻璃看过去,满院子的层层枝丫都是热情高涨的蝉声在涟漪般荡漾开来。

午饭后,蝉声便达到了高潮并一直持续到午后三四点。那此起彼伏的勃勃生机,那夫唱妇不随的雅趣,那蔓延跌宕的天歌都有美不胜收的气象。到了傍晚,炊烟四起,响亮的蝉声渐次退出了舞台。走在林间,蝉扑腾着蝉翼飞往四方,并留下一股股扯不断的嘶啦声。

当蝉声隐退,我忽然有了一种灵感和联想。蝉,一曰禅。禅讲究的是宁静致远,是坐怀不乱,是虚怀若谷。我想蝉声如潮,而蝉本身却是不事张扬,它不正是世界的大禅师吗?

笔端流云

我且在此,等雨

浣花

纤云暮暮,一望苍穹,即使阳正溢,我亦在此地,等雨……

于幼时起,就喜欢那雨天,喜欢绵绵细雨,飘落在衣裳,眼眸中,唇间。丝丝甜甜地,岂不悦哉!喜欢滂沱大雨,撑着竹伞,听雨落伞面,似惆怅,似安远,静然,透过伞缘,看到了血红的苍穹,似恐窘,似飘逸,紧张又恬淡。

雨落着,仿佛水已临岸,于是弥散了整个夏末。那个秋天,我在站台下静静听雨,空气中弥漫着尘土碾过的气息,脑海里的白水青天,似波浪渐次鼓向海岸,那一月的雨,冲泄了昔日里天上的云纹向远处散去,蓝色丝绒的鸢尾在白色背景的衬托下,柔和、美丽。而后来,这每一季的雨,带着风起,而我便尾随着你,飘零。

初秋的雨,很轻,很软,落在面颊上,似泪滴,而这泪不为悲是惊喜。秋雨落了,于花蕊上,倒是情柔,花落无妨。曾是开得安然,幽骨轻芬。埋于

土掩,轻轻走过,香指莎莎,遗落下的,一抹衣香,飘冉散散,衣袂清逸,激池心房,舍断流绵,既抒万千,丝丝清爽,秋雨如过往,落了便点起时久不曾忆起的画面,湖心一点,涟漪四泛,展开波来,亦是暖暖。

微雨的夜晚,月光淡淡,光阴似水,任心绪,在心灵舞蹈。雨落,带着风起,亦如时光,简淡,安怡。一帘梦,一窗风,一空雨,半亩秋田,忆一人。笛音起,高歌从,虽有憾,不需懂。失去的冷静祥瑞待之,负我的宽厚包容以视,拥有的笑纳倍加呵护。似烟雨岁月的迷蒙,如雨,落后的痕,浅浅印记。

天空依旧晴朗无比,可心中总是期盼着一场雨,亦或是干渴太久了。

念过几个夕秋,仿佛已然置身于外了,刚好还下着雨,湖畔亭中石桌上,友人一位,落叶一枚,淡茶一壶,杯几个,氤氲水汽称极湖中白气,微寒的气息称极我此时的心情。说寂,念寥,自

在,姿畅。这别有的风姿,匆匆忙忙,来来去去,唯雨,伴随着季节的温存,隽妙无比。

“心之忧矣,如匪浣衣,静言思之,不能奋飞”世间万物,无需修饰,唯清素简洁,方不失韵。一如人生,多些留白,干净无争。上古至今古老的元素,雨——这炎炎烈日我静心期待的一场雨。

无可厚非,窃喜。因这雨终是下了,冲洗着干裂的地面,心中的思想欲动已久,该是释放了。站在雨里,不需伞,要的就是这一份清凉,入骨,凉心。这雨依旧下着,不见它离开,因我已不舍,不舍它带走这短暂的湿润,不舍太快地看见天上虹。只是这雨下着下着,如一季的过去,花败,凋谢,枯萎。而这我期待已久的雨,下着下着,便成了飘雪。

清清凉凉又涟涟,飘飘落落雨几点,冷冷戚戚复残残,潇潇洒洒洒叶几片。

隐约雷鸣,阴霾天空,即使天无雨,我亦留此地,等你……

独自凭栏

冰心伤感断长文

钱云飞

文学巨匠,寿高 97 岁的冰心老人,早在纪念中日甲午海战 100 周年间,就欲写一篇长文,来记载中华的历史耻辱。但她每当构思好准备动笔时,皆因回忆起父亲在烟台海边给她讲那段惨不忍睹的海战情景,手中的笔便突然沉重了,并毫不掩饰地大哭起来,而且这哭声是号啕的,是痛彻心肺的,一次次直哭得她根本无法下笔成文。

冰心的父亲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,并是“来远”舰上的枪炮副官,在大东沟决战中,此舰被对方击沉。其父泗水上岸,死里逃生。然后赤着脚艰

难地来到刘公岛,回到了老家福州。由于当时福州参加这次海战的人特别多,阵亡的人也极多,因而当时的福州城里,尤其是冰心居住的那条街上,几乎每天都贴孝家对联的人家,此种凄凉令人发指、毛骨悚然。冰心的母亲此间身上总是藏着一包毒品,一旦得知丈夫在外的不幸,便随时自杀。当时像这样不寒而栗、提心吊胆的人又该是怎么去过日子呢?特别是,海战的第一天,冰心的父亲亲眼看到身边的一个战友,被敌人的炮弹击中了腹部,肠子都飞到烟囱上去了。直到战斗

停止后,才将那烟囱上烤焦了的肠子取下来,放进那位战友的腹腔中。这个哀怨情景,一直永远萦绕在冰心老人的心头上,她虽总提到这场仇迟早是要报的,可怎么报只因当时国家的落后、软弱,谈何容易……

今天,仇已报,耻已雪。遗憾的是,已经静养在北京医院 304 房间,她一生在为“什么样的人生才最有意义”以及通过“母爱”这两个主旋律为奋斗目标的冰心老人,终因年岁已高,长文是不能如愿了。(写于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纪念日)